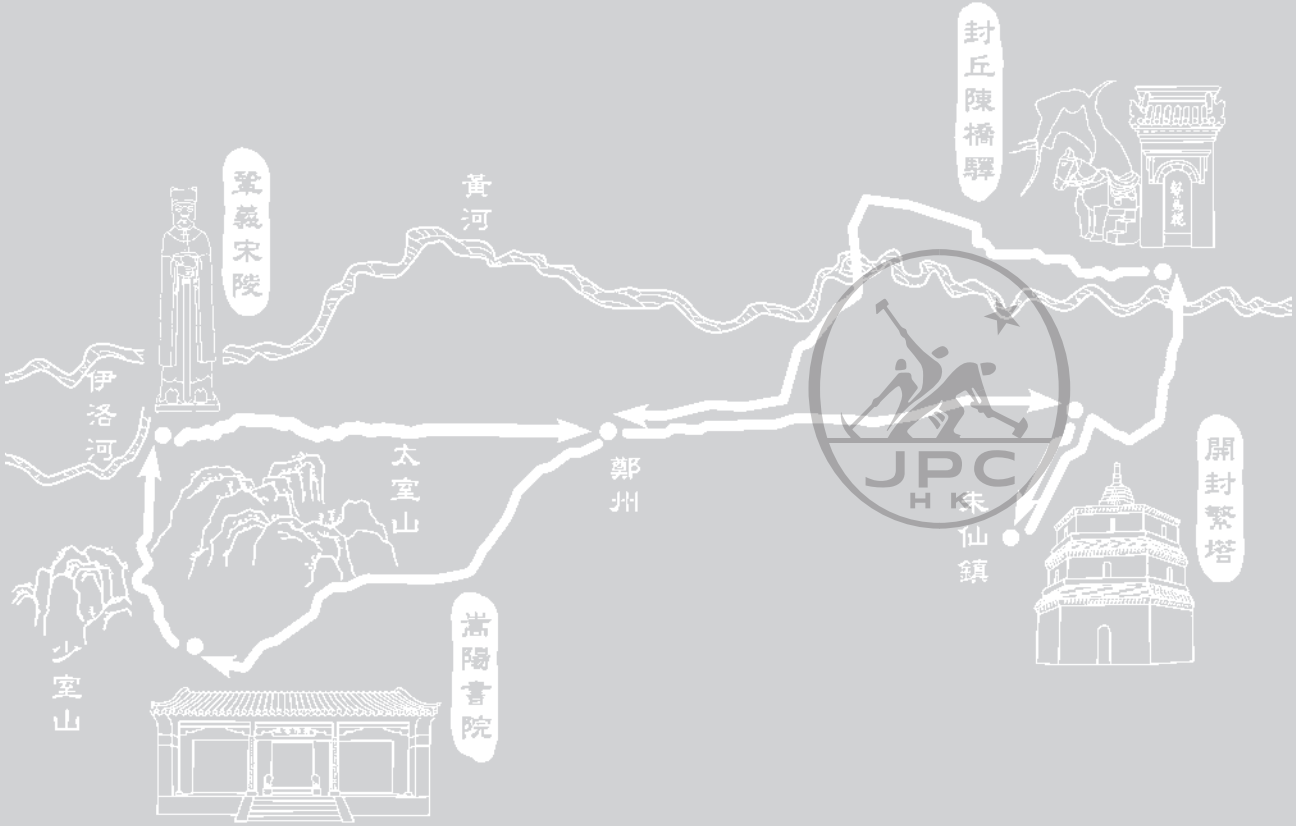
1

城北一傳舍：封丘陳橋驛



河南行程：嵩陽書院、鞏義宋陵、開封繁塔、朱仙鎮、封丘陳橋驛。

一、陳橋驛在哪裏

明初雜劇《黑旋風仗義疏財》中，宋江請李逵、燕青兩人喝酒，邀他們一起出門辦事。李逵不明就裏，便胡亂猜測，不知宋江哥哥這回是要殺人放火，還是要尋道君皇帝求招安。李逵唱了一段，調侃宋江與宋徽宗：

二末唱：莫不是護俺那宋官家去李師師家遊幸？

幫云：你猜不着，不是，不是。

二末唱：莫不是護俺那宋官家上元驛裏私行？

幫云：不是，不是。

二末唱：莫不是護俺宋官家黑樓子上聽彈箏？

幫云：不是，不是。

二末唱：莫不是護俺宋官家趙玄奴家開小說，楊太尉家按新聲？

幫云：都不是，你猜不着。

二末唱：既不是沙，卻怎地喚您黑爹爹不住程。

李逵唱的宋官家（宋徽宗趙佶）在東京出沒的高級娛樂場所中，有一處上元驛。上元驛又稱上源驛，這其實是唐代的稱呼，後晉天福五年（940）已改稱都亭驛。都亭驛在東京祥符縣南、官街之西的光化坊，屬於頂級賓館，是接待遼國、金國使臣的指定場所，空閒時也可用於朝廷宴會等活動，因此李逵認為在上元驛可能會碰到宋徽宗。

到了南宋，很多人弄不清楚上元驛在哪裏，還經常把上元驛與陳橋驛、班荊館混為一談，因為它們都有接待遼國使臣的功能。如南宋人王明清在筆記《玉照新志》裏說，上元驛就是宋太祖發動兵變的陳橋驛，後來又改為迎接遼使的班荊館。其實這是三個並存的不同的地方，都亭驛在城內，陳橋驛在東京陳橋門外東北三十里，班荊館在封丘門外稍東。陳橋驛與班荊館都在開封城東北，距離非常近。《宋會要》記載，南宋初年一次討論接待金朝使臣儀程，有臣僚提供了北宋時接待遼國

使臣的「舊例」，先派「開封府少尹一員往陳橋迎接，茶酒於班荊館」，然後「御賜筵酒果」。這說明陳橋驛在北，是迎接北使之地，班荊館在南，可以安置使臣或舉辦簡單的外交儀式，是「宋待蕃使之所」。使臣需要面見北宋皇帝，才由宋朝官員陪同安置在城內的都亭驛。

二、投鞭日午陳橋市

宋廷接待北朝使臣的專用驛館是班荊館與都亭驛，陳橋驛在外事活動中處於邊緣地位。雖然是宋朝的肇基之地，但一直到北宋末年，宋徽宗才第一次將陳橋驛建成宋朝開國的紀念場所。在此之前，陳橋驛似乎沒有任何神聖意味，在將近二百年的時間裏，這裏只是南北攻伐的軍隊臨時駐地或者宋人北行的途經之所。宋徽宗頗為難過地說：「其地今為傳舍，往來蹈履，非所以稱朕顯揚祖烈之意。」

五代時期，對陳橋驛的記錄總是與戰亂相關。後漢高祖劉知遠在太原稱帝（947）後進入開封，陳橋驛是必經之地，但見「百姓桑棗空有餘柈，其廬室悉牆垣耳」。他對陳橋驛的殘破景象頗為吃驚，問左右說：「因荒邪，因兵邪？」臣僚們回答說，這裏是當年契丹南侵時，降附契丹的杜重威駐軍的地方。劉知遠聽了十分感慨，發誓說：「重威破國殘物，一至於此，此而不討，是朕養惡蓄奸，何以為蒼生父母，副海內徯望之心也。」由於長期戰亂，天下祈盼太平的心情日益逼切。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，時人期待這是太平時代的開啟，傳說華山道士陳摶激動地從驢上擲下來，歡呼「天下從此定矣」。

JPC HK

史籍中再次出現陳橋，已是趙匡胤的侄子趙恆（宋真宗）親征澶淵及封禪泰山的時候了。《澶淵之盟》標誌着宋朝北境和平時代的真正到來，此後兩國歲有交聘，陳橋驛便是宋人離京北行的第一站。「國門一舍地，傳舍猶當時」，這是沈遘使遼時所作《陳橋驛》詩中的句子。王安石在嘉祐五年（1060）作為送伴使送遼國使臣歸國，途中有《陳橋》詩云：

> 走馬黃昏渡河水，夜爭歸路春風裏。指點牟城太白高，投鞭日午陳橋市。楊柳初回陌上塵，胭脂洗出杏花勻。紛紛塞路堪追惜，失卻新年一半春。

王安石正月出使，二月歸來，行至陳橋時看到一片春光，楊柳杏花，集市未散，不再是五代時「百姓桑棗空有餘柈」的情形。

宋遼和平維持百年之久，陳橋驛一直扮演着「國門一舍地」的低調角色，直到宋徽宗趙佶為「顯揚祖烈」在這裏修建顯烈觀，陳橋驛才被賦予特殊的政治意義。不料宋遼再啟戰端，金人趁機南下，陳橋驛連同開封城一起淪喪於金軍。靖康之難，趙佶北狩，經過陳橋時，應該能在灰燼中辨認出顯烈觀的殘骸。

三、宋太祖黃袍加身處文管所

2015 年 7 月 20 日中午，我和老沈在朱仙鎮的年畫作坊購得了趙匡胤、楊業等宋史題材的年畫，然後驅車前往封丘陳橋

鎮，尋訪陳橋驛遺址「宋太祖黃袍加身處文管所」。

史籍稱陳橋在開封城門外東北方向三十里，剛好是今天開封市至陳橋鎮的直線距離。從朱仙鎮駕車到陳橋鎮，需一小時四十分鐘左右。當年陳橋驛在黃河之南，「走馬黃昏渡河水」一句，說明王安石的《陳橋》詩作於使遼歸國途中。三百年前黃河再次改道，從此河水在開封與封丘之間流過，我們前往陳橋驛需要經過臨時搭建的黃河浮橋。

陳橋驛所在的封丘，因漢高祖劉邦不忘賜飯之恩，封翟母為封丘侯而置縣。封丘的地名歷史悠久，春秋時南燕國君伯儵祭祀兒子的祭台慕子台，又名封丘台，封丘遂成地名。陳橋鎮在封丘縣東南，黃袍加身處又在陳橋鎮西北。今天的所謂「陳橋驛」，是一座有一些暮氣的二進院落，正式的名稱是「宋太祖黃袍加身處」，1955 年成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，1986 年又成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門口停車場上有將軍躍馬的塑像，猜想應該是趙匡胤。院門口坐着幾位神情落寞的老者，他們面前的收音機裏正放着咿咿呀呀的唱腔，聽不懂唱的是甚麼，難道是豫劇《趙匡胤登基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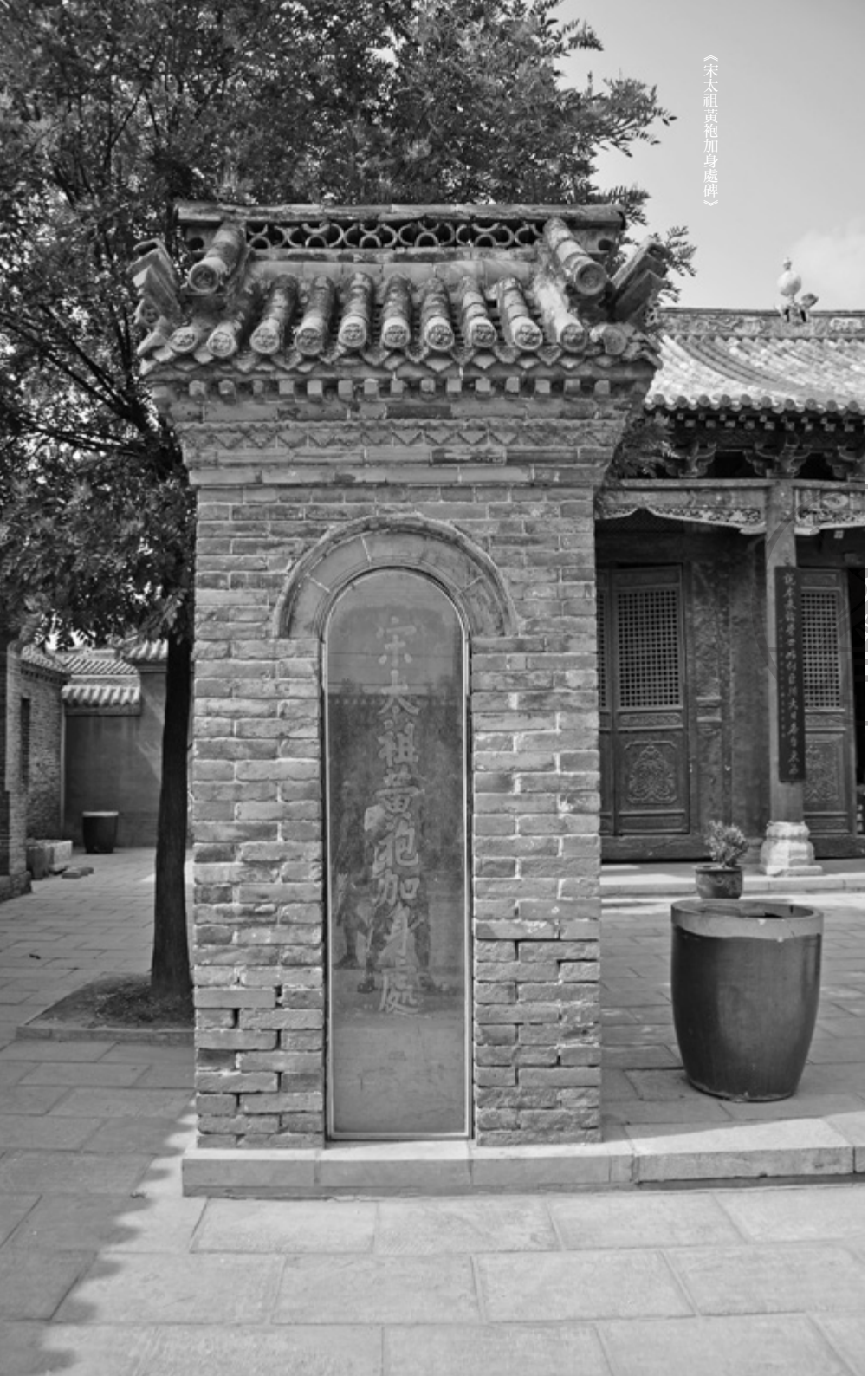
宋徽宗為「顯揚祖烈」而建的顯烈觀毀於宋金戰火，明清時期此處或仍是驛站。據 1994 年所修《封丘縣志》記載，明代天順三年（1459）此處建東嶽廟，清代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在東嶽廟內設宋太祖黃袍加身大殿，陳橋兵變的歷史記憶才再次浮現。新中國成立前，東嶽廟改為學校，但保留了「宋太祖黃袍加身處」、「繫馬槐」等碑碣。1978 年以來，作為文物保

護單位，陳橋驛得到了多次修繕，學校被遷走，建築大體恢復了清光緒時的規模，文物保護的面積有二萬多平方米，保護的範圍除一座二進庭院外，還包括西邊一片荒蕪的池塘綠地。

走近大門，門楣上有陳橋驛、顯烈觀上下兩塊匾額，邊上又掛着宋太祖黃袍加身處文管所的招牌。第一進院落有介紹陳橋兵變的照壁，左右又立着兩通石碑：左邊是《宋太祖黃袍加身處碑》，碑陰是清代金夢麟題的《題繫馬槐》；右邊是《繫馬槐碑》，碑文為清代乾隆時期（1736–1795）河南府尹張松孫所題——這就是今天陳橋驛遺址最主要的文物了。《繫馬槐碑》旁有石馬及古槐一株。據說，趙匡胤曾在這株古槐上拴馬，古槐曾經高達四米，周圍五點四米，需三人合抱，是唯一的宋代遺物。清代順治（1644-1661）時《祥符縣志》就記載

宋太祖黃袍加身處「今有繫馬槐，大二十圍，枝條虯曲空洞，甚為奇觀」，可惜盛景不再。今天所見古槐雖也「虯曲空洞」，也有綠葉，但似乎是樹枝和水泥結合的人工作品。東西配殿各有「天道攸歸」、「應天順人」的匾額，殿內是古兵器之類的陳列以及陳橋兵變的圖文說明。正殿稱趙匡胤登基大殿，門楣懸瘦金體「顯烈」匾額，大殿正中有趙匡胤的鎏金坐像。第二進院落更為寬闊，不過各殿大門緊鎖，院子中的石獅有玻璃罩保護，可能是從別處移來的文物。

宋太祖黃袍加身處文管所內立有諸多以保護文物為主旨的新立石碑。其中《重修山門廂房碑記》記述了 1992 至 1995 年間封丘縣博物館館長李天錫主持修建山門、廂房的過程，參與者有縣博物館副館長、文管所副所長以及工人十餘人。我尋



《宋太祖黃袍加身處碑》

思着這些熱心文物保護的人士，會不會就有坐在門口的老者。

四、「應天順人」還是「欺他寡婦與孤兒」

講陳橋兵變，有兩個不得不討論的問題。一是宋太祖事先是否知道兵變計劃，二是宋太宗是否參加了這次兵變，通常的答案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後者，這就意味着黃袍加身不僅是一場兵變，更是深不可測的政治陰謀。這樣成功甚至完美的政治陰謀應該如何書寫？這往往是史官無法承受的挑戰。因此，諱莫如深，視而不見，才是宋人對待陳橋兵變的政治正確。宋人的陳橋詩中極少出現兵變之事，這也注定了陳橋驛的身份始終只是一處傳舍。

打破這種規矩的是最富有「自我作古」精神的宋徽宗。在曾讜的建議下，他於大觀元年（1107）御筆下令在陳橋驛舍建造一座宏偉的道觀，並親書顯烈觀匾額。拆遷工作立即開展，「所有驛舍，仍移於側近繫官地，先次拆移修建，疾速施行」，於是陳橋驛成了顯烈觀。宣和二年（1120），宋徽宗將每年的正月初四定為開基節，以紀念宋太祖在陳橋兵變後登基稱帝。宣和六年（1124）顯烈觀建成，陳橋驛成為開基聖地，可惜兩年後毀於戰火。從陳橋兵變到顯烈觀焚毀，宋王朝的黑暗能量——政治陰謀、道教崇拜、軍事災難，神奇地融匯在一起。

直到元代，文人的陳橋詩作才不再避諱黃袍加身的歷史事件，比如張憲的《陳橋行》就是描繪兵變的敍事詩，說是「重光相蕩兩金烏，十幅黃旗上龍體」。不過，不要以為宋亡之後，陳橋兵變的歷史記憶就變得如何美妙了。明代筆記《識小錄》的「陳橋驛」條目，講的便是宋朝「欺他寡婦與孤兒」的孽報故事，不但宋亡於元，甚至宋太祖不得傳位於子，都是這一場政治陰謀的報應：

> 宋太祖自欺其君，而太宗即欺其嫂與侄，若宋後之不成喪，德昭之不得其死，又現前孽報矣。

尋宋途中，所見多是賢人忠烈、文士君子的風流功業，或者滄桑寶貴的文物遺蹟。宋太祖「啟運創業」的陳橋驛，與風雅或憂患的士大夫精神毫無關係。而那裏發生的一切，或許才是宋朝歷史文化的真正底蘊。

JPC HK

相關事件年表

960　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，建立宋朝，是為宋太祖。

961　杯酒釋兵權

962　削奪節度使鎮將之權

963　平荊湖，置通判，頒行《宋刑統》。

964　趙普拜相，置參知政事，伐蜀。

965　平後蜀

966　宋太祖感歎「宰相須用讀書人」

967　西平王李彝興（殷）去世

968　攻北漢